

中国邮政作协会员徐生力

占道

如今的世道是变了,一个地方,多日不去,面目变得叫你说这哪儿还是原来的它吗?即使同一个地方,半年或几个月就会有一幢高楼拔地而起,有如电影的胶片中烧断了几段接上速放一样,中间省去许多段落,叫人遗憾。

历史是由人创造的,自然界也是人类历史的衍变,不断由蛮荒与混沌到未知与迷信,再到可知与科学进步而发展的过程,人类掌握社会、驾驭自然界,今天与过去已不可同日而语。

然而,在社会的实践中,违背自然规律的现象,逆科学行为的事情,在决策者、执行者中屡屡发生。

比如现实中的马路,逐年扩宽,一车道变为两车道,两车道变为四车道,

车辆就像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人口激增的态势一样,没有计划的如蝗虫乱舞。大城市的高架桥、立交桥、地铁等都难以解决车辆的拥堵,这样的趋势已蔓延到中小城市,拥堵可以说是城市管理的顽症。拥堵次数、时间,应同空气质量好坏一样同是考量一个城市环境的一项硬性指标,强行推进。外国的月亮同我们在国内看到的是一样圆,但我们的交通就是没有别人的好。红绿灯只对机动车有约束力,电动车、自行车和行人任意占道;人行道上的盲道被横七竖八的车辆停放,别说盲人通行,就是眼明的人也很难找着插足之地;马路两旁沿街店肆,我的地盘我做主,店招牌门前一放,商品随意放,高音喇叭震天响,招揽顾客,让行人驻足,却严重地影响了市

内交通;一个挨一个的广告牌,把本不宽敞的马路挤得水泄不通,造成人难行,车更不好走。

说到水,我想到了一个山区县的一个乡,前年,被一场洪水眨眼之间闯进新建的街道,冲进了商店卷走了财物,还卷走了几条鲜活的生命。之后,有说是上面的一个小水库决堤引起的,更有迷信者说是龙王借道下海。传说不足信,但这条新建街道,的确占了水道是真。一是这条街与一条河流呈“丁”字型,正是山洪撞击的目标;二是这条街依山而下,街道与一条坡度呈“U”型的省道底部相接,把群山汇集的山洪引到“U”型的省道,再汇集到这个新街上,成为一条桀骜不驯的大河。你占我的道,我就要借你的路,这是借街道成水道的

典型事例。这个山区县的乡镇大多沿河而建,为了新区规划,填河或取直水道建起堤岸,以扩大住房建地面积。这些年雨水收敛了些,雨水贫乏的年代不会出现问题,但不能代表明天没有洪水,几十年不遇大水,一遇就不是小事。道路被占,阻碍交通,人们可以忍耐;水路被占,龙王不会给你讲面子的,它可是急性脾气的。

还在农业学大寨的那个年代,我们老家拦河造田,一道五十多米长、三米高、约两米宽的大坝把如同巨龙弯曲的河道改为一条直线,让水沿取直的大坝而过。结果是,修成一次,毁坏一次,破败的样子至今成了一道近代改天换地的遗址风景。写到此,我去年在罗山县彭新镇的一座山峰上俯瞰山下扭扭曲曲的一道河流,若隐若现潜伏在万丈深谷的苍龙,老远传来它盘旋犬牙交错的山涧发出如雷的轰鸣。同游的当地人说,这就是传说的龙池。我想如果它不着纵横交错的山梁阻碍慢慢减压,一路下来,巨大的落差,岂不把山下的一切荡为平地,化为乌有?

雨雪打不湿,冬要暖和,夏要凉快,四季如沐春风。上帝安排人的两条腿,就是用来走路的。一味依赖科技的进步,减少腿脚的行动,看似善焉?其实恶哉!

在日常,朋友还是惯着。人们社交圈仍以传统的吃喝玩乐为主。五天的工作之余,周末两天好友相约,喝酒、打牌者居多。三五成群,七八成桌,从早晨起来私家车拉到酒店,或家庭食堂,也有结伴在附近山庄餐馆里,围在一起打麻将、黑七,从上午忙到下午,一天就是一天。身体在牌桌、饭桌之间挪移,双手运动是多了,可两条腿成天原地踏步。到了晚上又到歌厅K歌,嗓子嘶哑,涂抹飞溅,除了在城市夜空制造噪音、吓跑耗子外,再没有更多的益处。嘴巴的确活动了,可怜两条腿没有移动半步。午夜回家,叫个的士,双腿从车上立刻放在床上,生病是正常的,不生毛病那才叫怪呢。即使是乌龟,久卧那儿,也会生出蛆仔子的。

徐生力 中国
邮政作家
协会会员、中国楹联
学会会员、河南省书
协会员、河南省楹联
学会会员。
他先后在《中国
楹联》、《对联》、《中国
邮政报》、《书法》、《书
法报》、《书法导报》、
《时代青年》等报刊上
发表作品多篇。



爱情银行

如今是眼花缭乱的世界,网络上闹出的热词是特别的,什么“给力”、“萝莉”如雨后春笋,不过一眨眼工夫还没学会的热词已被网民用新的热词取代。前天在办公室看到“中国人民爱情银行幸福美满一本通”,没来得及琢磨,我以为是他们又在哪个银行开了本新账户,可昨天同样的爱情银行账户就飞到手里。心想,现在银行就是多,除工商、农业、中国、建设四家银行外,还有什么光大、招商等国内外五花八门的银行,掰指头也数不过来,还有森林银行、热水银行,打银行旗号招揽生意的不胜枚举,这又该是啥银行呢?打开网页,原来是盖着“中国人民爱情银行信阳支行委员会专用章”的婚宴请柬。一个结婚请柬如此用心,就挺给力、萝莉的。

新郎新娘新婚燕尔,别出心裁,人生大事难得一次,无可非议,但听身边的同事牢骚,一到秋天,如同秋风落叶般纷纷而至,接到诸如爱情银行的请帖尤多。孩子高考、新人结婚、子女就业、还有乔迁新居、喜得贵子、生日祝寿、新兵入伍,不一而足,桌上飞来一摞如爱情银行样的十几个鲜红的请帖。一两个月的工资搭进去了,一家人只好到父母家去啃老蹭饭。

要说呢,亲戚朋友一场,红白喜事扎堆着热闹一番是人之常情。国外的圣诞、情人节,国内的国庆、除夕是整个社会的大集会,亦不免俗,人人沾光,举世同欢。婚喜对于当事人是值得隆重纪念的,就个人来说往往要高于国内外重大节日,因此,把亲戚圈的七大姑、八大姨、表叔二大爷和朋友圈里的同学、战友、老乡,无论平时是否来往走动,统统开在我的爱情银行账户里,七拉八扯还不足几桌,比邻居同事朋友百儿八十桌少得可怜,那就在男女单位同事中凑吧,唉!只有三十桌,太没面子了。人生几回新婚喜,娘婆

二家双亲的同事再搭上,好,有了五六十桌。像模像样,总算有了像样的气氛。还有甚者,同一对新人举办喜事,今天男家请结婚宴,后天又是女方的回门宴,花样翻新;一婚过后,再婚重来,一而再,再而三,简直拿婚事权当爱情银行开了。新开的爱情银行时间不长,但业务种类挺多,不分远近,不讲关系,只求自己爱情幸福,全把别人泡方便面借钱吃饭的感受丢在一边。人家被收了你的爱情银行账户,不去存钱,账户岂不是白开了吗?因此只得碍于面子,避免人言,那就一百、两百凑个份子吧。去不去由你,但我的爱情银行账户分文不退。

份子像雪球一样滚滚而来,给爱情银行注入了可观的款额,除去婚庆、婚宴一应吃喝拉撒,还有不少余额,有购买小轿车的、有存在银行长利的,还有炒股、购买基金生财的。据朋友讲,一个新郎由于好赌博,来得还大,一夜之间把朋友存在爱情银行的20多万输得精光,吵吵闹闹、打打骂骂,一家爱情银行很快就沉没了。过几年再婚,爱情银行重打锣另开张吧。

爱情银行最怕开在账户上的朋友送来的爱情银行存折,自古中国有来有往,方为有礼。春去秋来,在丰收的日子里,自己的手上又接到十几个这样的爱情银行存折,还礼至多不少,礼金只好从原先存进爱情银行里的余额连本带息支付了。自己爱情结晶正在哺乳期,或上幼儿园、小学、中学,月月只留够买小孩奶粉钱和生活费,其余的消费能省就省,远离喧嚣的超市,别进KTV、酒吧这些高消费的奢侈场所了,即使天天啃干馍片,也不能完全填补爱情银行人情利息这个大坑。

循环往复,周而复始。开家爱情银行,自己幸福一时,支付账户上的索债之苦却是一生。哎,爱情银行真不好开啊。

毛病都是惯出来的

到医院检查时,医生说我的毛病都是长期不运动、久坐引起的。自己每天的确不运动,想想也真是的。早晨在家趴在桌上写几个小时字,白天在办公室坐在电脑前摸着鼠标又是七、八个小时,晚上在家还是在灯前读一两个小时的书。一天除了睡觉,三分之二的时间大都在耗在桌子前。

毛病都是久坐不动的坏习惯惯出来的。

在家里,老婆、女儿惯着。我是从农家出来的书生,自小就喜爱看书,母亲在锅台做饭,我在灶前把火,手拥爱书,有一搭没一搭地添柴加火,不时让母亲呵斥一会火大、一会火没,饭菜要么夹生,

要么焦糊……从此,便养成了虽没有五谷不分,却是四体不勤的“懒”汉。以至现在老婆、女儿不让我染指做饭、卫生等家务,说我是穷人的身子小姐的腰。闺女整天很晚下班,也要把我的衣服洗净到深夜才能入眼,即便妻子生病也不愿我给她下方便面。她说,同样的原材料就是没有别人做得可口。无奈,不会干家务倒成了懒惰的理由。在二十年前,老家来了几个亲戚,妻子工作忙得不可开交,叫我到街上买点菜回来,提回一兜子的菜不是枯枝败叶,就是歪瓜裂枣,绝大部分被妻子择了下来,直贬我是个拾破烂的。

在单位,优良的办公条件惯着。楼上楼下,电灯电话,是解放初期令人向往的

豪华办公,奢侈的生活条件。现在,摩天大楼林立街市,高可“接天、揽月、摸云”,如同仙境。宽阔的马路纵横八达,人来车往,“稍纵即逝”。每天上班,走进办公大楼的员工都云集在电梯旁,无声无息地升到所撤按的楼层,来到中央空调控制的恒温办公室,夏天热不着、冬天冻不着。电脑一开,网上办公、文字处理、朋友聊天……上午四个小时,接着下午四个小时,头不抬,身不起,楼上楼下、左邻右舍不迈半步,电话、电脑中一应,问题都能解决,可谓办公自动化了,办事效率高了。久而久之,养成了走不出户的习惯,即使是下县出差,路远以车代步必不可少,就随同城办事,仍是车来车去的,太阳晒不着,

心想你拿个仿真枪对着射击又该如何。可大姑、小姑、姐姐和奶奶,叫云鹏别往她们面前玩耍,有如见到吐着信子的真蛇一般吼叫。平日,弘扬姐姐看到稍大一点的壁虎、飞虫就吓得直叫,这条青蛇她们更是害怕。戏耍在旁边的一言小大人地说:“女人都怕蛇呀。”让我们大人个个吃惊不小,因为,小孩说出的话真有趣。

中秋之夜,姑姑和姐姐相约在夜明珠K歌。一言翻唱的《爱情买卖》、《冬天里的一把火》等歌,把本是大人东西唱得童趣天成,引来满堂喝彩。特别是《世上只有妈妈好》这支儿歌更是拿手,当唱到“没妈的孩子像根草”时,他天真的双眸闪出了晶莹剔透的泪花,仿佛声音也饱含着感情的热泪,潮潮的,湿湿的。回到家姑姑听说后,问他为什么唱哭,他在她耳边悄悄地说:“因为,妈妈成天操劳,为我们干这干那的,想到这就跟眼泪出来了。”还神秘兮兮地叫他不要告诉别人。

一点水能够折射出太阳的光辉,几个小事看出一言不简单,能把大人想到的事情表露出来,童趣天成,聪慧天成。

过年时是用水高峰,举家团圆,你请过来我请过去,其乐融融。长假好过,接水成问题。无奈我们年壮的就提着手桶,到街坊的压井里取水,学起《少林寺》里的和尚练功,手提两桶,一不小心,滑倒在大街的冰面上,真是水一流地一顿成冰,冰冻一尺一时寒。难怪女儿中秋节说,过年不到这里来了。我想她最怕的就是没有水。

半夜起来接水,是这个楼上特有的夜生活。十二点以后,城里别处用水减少了,这个楼上才能断断续续有滴水声,于是各家纷纷起床,打开水龙头,把家里所有能存水的地方都放满了水。不隔音的楼房,演绎着接水大战。接满水的我刚刚休息,已是鸡叫天遍了。鸡叫第二遍时,在五、六层楼上的住户抽水马达的轰鸣接踵而至。夜静楼不静,“叽——啾”开机声使整个楼颤颤地“轰轰轰”,本来休息不好的老人只好睁眼假寐等天明。我们这些外地回来的子女也加入了这个楼上原有的抢水队伍,生活规律也随之改变。躺在床上听哪家起来接水了,又是哪家马达轰鸣声,半天蹲在便池上就是不出来,拿本书消遣一会才能解决问题。我们青年人如此这般,老人何以长期承受。

秋天的脚步

夏日热到极致,即是秋天的开始。还在三伏天,驱车在林荫大道上,热浪中旋转着片片落叶,印证着一叶知秋的古语。秋天的脚步在风里、雨里、云里,不知不觉地说来就来,愈趋愈近了。

秋天的脚步裹挟在肃肃的秋风里。夏天的太阳是从火里滚出来的刺猬,借着开过锅的热气,刺痛人们裸露的脸、脖颈和手脚,隔着薄如羽翼的T恤扎进人们的全身,有把你握成一把、缩小十分之压力的质感。火辣辣的风也是信力,人的烦闷越是往外爆炸,没有后羿射日之想,那才是真正的冷血动物了。窗前的树叶动了几动,发了叫声偶有间歇,好似约定好了的,万物的呼

吸声、叫唤声,减弱了、减少了,是秋风来了?它的方向由往日的向北而去改为由北而来,裹挟着丝丝凉意,身上的汗珠也随之而去,心情也爽快了许多。啊,是秋来了!秋来了,可秋老虎尾巴还要高高地翘些时日,不放弃已失去的余威。那只是白天的事,早晚它就不致那么作狂了。秋风,自巷道中来,在楼道而进,从门缝中而入,触摸人们的四肢和心灵。于是,人们像是放下沉重包袱一样,身体上的压力减少了,心情格外轻松、舒畅,随之走出门户,走向阳光之中,室外活动逐渐多了起来。

秋天的脚步孕育在秋雨里。一场秋雨一场寒。秋天裹挟在风

里,也孕育在雨中。秋风秋雨愁煞人,是悲秋,但也道出了秋雨与秋风异曲同工,纷至沓来,携秋而意,身上的尘埃也随之而去,心情也爽快了许多。一阵儿乌云翻滚,俄而倾盆大雨。天际边,雨脚溅起的粉尘,犹如钱塘一线大潮,滚滚向前,扑面而来。浇在一身冒汗的路人身上,乐得个露天沐浴,畅快极了。雨是柔弱的,细细的,催秋无声,降温无语。春雨润物,秋雨近人,隔三差五下点毛毛雨,将夏日的雾霾清洗得一点不染,整个世界清新无比,靓丽万分。假若行在路上淋湿了,孱弱的人就会患上流感,秋雨就是一把薄薄的刀片,让人凉快也让人着寒。弱不禁风的

人,其实也弱不经雨的。

秋天的脚步蕴藏在秋云里。天高云淡,望断南飞雁。大雁选择秋天往南栖息过冬,也许天高任鸟飞是最好的诠释吧,秋季湛蓝的天空是倒映的蓝色海洋怎不凭风跃?乌云密布,炸雷紧逼,咋不增加大雁万里长征的凶险呢?难怪飞禽选择在一年中碧蓝如洗的秋天踏上南归之旅。水碧、云白,是属于秋天的色调。平时难得一见的九天之上,亮亮的云彩,层次分明,一波赶着一波,一朵接着一朵,呈山峦,呈飞瀑,如万马奔腾,似百舸争流,是哪吒闹海,还是猴探龙宫,世间万象,人间百态,巨大的画幅铺展在我们头顶之上,万里之遥。不用费时,仰仰头就能欣赏到它的风采。如果有闲心,约几个好友,带上相机,登高望远,站在险峰之山巅,俯仰之间,方能体会到山下姹紫嫣红的瓜果霜染,山上多姿多彩的秋云絮飘。

恩师的软肋

尊师重教是社会的一种风尚。在第27个教师节这天,观看胡锦涛总书记慰问老师的新闻后,过去的流金岁月被慢慢启封,从小学到中学发生在恩师身上的时间碎片历历在目,如同昨天。

教育是阳光工程。教师之所以被人尊重,尤其是得到学生的敬爱,是因其传道、授业、解惑和为人师表、教书育人的无私奉献。学校是社会的一个大缩影,围墙以外的细枝末节、零零碎碎或多或少在学校得到聚焦、翻版,颠覆性的、或叛逆性的,以搞笑的、滑稽的、幽默的形式出现,使晴朗的校园涂抹了些许灰色。记得我们小学四年级与五年级在一个教室里上课。下课后,我和五年级的一个同学在黑板上胡涂乱写,刚从工农兵大学回来代一、二年级课的韩老师将我们俩人的头相互一碰撞,脑袋火烧火燎的,眼冒金星。嘴巴已不说,心里在想玩笑开得也太大了。那时这个教师正同本村一个姑娘恋爱,小学生不懂事,私底下乐传着。趁他上课去了,我在他办公室的墨水瓶盒上写了“某老师与某女在谈恋爱”几个字,以示报复。这下招致大祸了,第二天,他气势汹汹地跑到我们教室,吼叫着:“是谁在我的墨水瓶上写的!”一个大队小学校一至五年级就那么百十个学生,翻翻作业本就能认出是谁的笔迹,何况平时

他夸奖我的字比他写得还好呢。与其他查出来不如不打自招,于是我胆怯地说“是我”。他那个速度如同飞人刘翔一般跑到我的面前,右手揪住我的左耳,把我从座位上脚不沾地地腾空拽到讲台上,让我在黑板前整整站了一节自习课。痛定思痛,在那个年代,恋爱还没有如今自由开放,俩人的秘密没有得到到形成是一般被外人窥视,而且他刚刚代课闲话多了岂不影响转正?他气恼着,一个不敬的学生识破了,让我这个受人尊重的老师险往哪儿搁呀。他自知工农兵大学生,没有多少知识,授课水平只是每天给学生读读课文,在黑板上抄抄例题罢了,我的玩笑不是开得也太大了吗?

那个年代教师没“墨水”的多,大多半瓶子。“半瓶子水才晃荡呢”,我的一位恩师经常这样取笑没有大学识的老师。因此说,予人半瓶,必须自装满瓶——这是自励和育人的信条。在我与我的一位语文老师一起参加高考时,结果我的语文分数比他还高出一分。几十年后,他把他这一分一直作为勉励学生“青出于蓝”的师训,加以放大、渲染,同时也是自谦的表现。我想,那一天,他气势汹汹地跑到我们教室,吼叫着:“是谁在我的墨水瓶上写的!”一个大队小学校一至五年级就那么百十个学生,翻翻作业本就能认出是谁的笔迹,何况平时

影响我一生的刘嘉宏老师,天大的秘密只有我一人知晓——他虽有大专文凭,但没进一天学校的

门。他是我的小小学老师,在一次劳动中,一名学生钝刀砍藤不找,砍手倒痛快,血涌出来,在山上找不到止血的办法,一个稍大点的女生嚷嚷道:“茶树叶嚼碎,可以止血。”我把此招学给嚼着粗气赶来的刘老师听,可他看着受伤的学生心痛不已,蹙着浓眉,对我大发脾气:“还不快去!”茶树叶嚼起来至今还觉得苦啊,还真管用,那个学生的血顿时不流了。刘老师把我们送到小学毕业后,恋恋不舍地离开我们学校到城关中学任教,他没有学历的软肋更怕同行知道,更加勤奋了,他的教案得到市、县教研组认可,数年的辛劳终于被评为全省优秀教师;他的书法二王体在全县有名;他教的学生也是桃李满天下,各个行业都有。越是学有所成,越是害怕别人知道他的底细。恩师在耳顺之年正是发挥自己才能的大好时机离开了我们,我想兴许就是只唯学历,不论本领的社会风气救助所累的结果吧。

学历固然是老师的面子,个人生活以及政治面貌也是老师爱惜的面子。上中学时,一个女教师刚刚结婚,其老公每逢假期来与她缠绵,在晾晒被子时走漏的风声“被子怎么抹这么多浆糊呢”,被我们不谙世事的生偷听到并糊里糊涂地传开了。传到她的耳朵后,认为是我这个话多的学生第一个传开的。找我去训话,她说

我是丝瓜篓子——眼多,狠狠地训斥了我一顿,其代价是开始选我为学校宣传队二胡手的资格被告密的宣传取代了,是我有口难辩。文革时期,老师最要命的是政治问题,我的班主任陈新老师因牵扯到他曾经在国国民党三青团员,被人装在麻袋里踢个半死,重返讲台后,他任我们高中语文课,育有限的使用寿命投入到无限的教育人生中去,历史、地理没教,他主动承担。刚刚恢复高考,我们学生虽减少了劳动时间,但每周半天的义务劳动仍不可少。为了拉他这个尖子生选择文科,为他争光,他每到星期六劳动时叫我帮他备历史课。此前我没上过一天历史,我只有在他的历史教科书上划重点并抄在教案上,全当教案。后来我经不起数理化几个老师的轮番说教,最终选择了理科,一直没有听过他的历史课,因此,我备的教案是否被他选中不得而知。但依我对他教书“只有更好,没有最好”的认真态度,他不会用我这个乳臭未干的学生的草率的教案的。高考后,我远在外地上学,从同学来信中惊悉,我的这个班主任累倒在三尺讲台上,但他没有获得应有的荣誉。尽管好胜心强的陈老师的班级年年是全校的先进班级,至死也没有从国民党三青团员的阴影中解脱出来。背信弃义的我,不扪心自问,反而为失去宠爱而对陈老师怀恨在心,离开学校再也没与他联系过,至今愧疚不已。

教师节是老师的节日,也是我们追忆老师的时节。

童趣天成

古稀之年的奶奶逢人就把手所有的形容词用在夸奖小孙子上,说他懂事、乖乖巧巧的,最讨一家老少的欢喜。如果几天不见,心里如同虫子叮咬般难熬,少了一份乐子,也多了一份牵挂:是拉肚子啦,还是感冒发烧了,究竟还是其他原因呢,闹得半夜还不能入眠。

一言今年六月,其父亲下岗后自谋生路,走南闯北地做起贩鸡生意,把北边养殖户的鸡拉到南边来卖出去,赚点南北差价,解决一家四口人的生计。小孩聪明,听着大人喊他爹“鸡老板”,他穿着爸爸的上衣当大衣,满屋乱串,鸚鵡学舌“鸡老板,鸡老板”叫个不停,把不开大的商住楼的一家老少逗得乐开了花,让不隔音的邻居也能不时分享到这家的乐趣。贩鸡白天黑夜忙里,辛辛苦苦从外地拉回来的鸡,不能在两三天批销出去,这趟生意百分之九十

是赔了。男子汉大丈夫,累点饿点、熬点瞌睡倒没什么,最怕就是销路不畅,生意生意,生息生利吗。每次几天几夜连轴转的劳累,累断筋骨、累断了脊梁。几天的觉当作一个大通宵,回到家里就是倒头大睡,几顿饭合在一起,能吃什么睡才是做生意的本钱。一言看到爸爸丢下饭碗就倒在沙发上呼呼大睡,他说爸爸瞌睡了,马上知趣地把爸爸的碗筷拿到厨房去清洗,刚下班回家的姐姐一鸣看见了,说一言比自己还心痛爸爸呢。

今年中秋,一家人团聚在奶奶家里,其乐融融。小姑家的云鹏刚从开封买了一条塑料青蛇,活灵活现,如同真的一般。云鹏拿出来四处吓唬人,在学校里女同学最怕;在家里几个姑娘更是怕得要命。一家人吃月饼赏月之际,他放出了他的青蛇,爸爸和两个姑父没有一个畏惧的,他们看小孩玩的东西再逼真,心里也觉得是假的,并不畏惧,

夜盼流水声潺潺

对于生活在城市中的人来说,宁可断电一周,决不可停水一日。水在生活中太重要了。一家人的洗衣、洗澡、做饭,个人的卫生、刷牙、洗澡,衣食住行,饮食卫生,诸多无不与水有关。自古开掘大运河是南北航运的需要,而今的“南水北调”是以解决京都特大城市的饮水困难,过滤后的黄河水不好喝人所共知,只有信阳水才能沁出信阳毛尖的清香,以致郑州等地的茶楼自备信阳山泉水的现象。

岳母的家住在光山县一个小区的三楼上,盼水哗哗已成为十多年来的心病。这个楼有三个单元、共六层,岳母住在三楼,不高不低。搬进来时,自来水就没有一天24小时不间断地流过去,只有夜里才有一两个小时的潺潺声。从六十多岁熬到七十多岁,孤身老人从来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,每晚总是半夜起来将家里的大盆、小桶接得满满的,留着第二天饮用。三楼夜伴流水声如孩童泼尿,可见四楼以上只能听见哗哗

声,不见清水流出。这个楼大多住的是六十岁以上的老人,有的只好装上小马达,趁清晨水劲大时的灌衣、洗澡、做饭,个人的卫生、刷牙、洗澡,衣食住行,饮食卫生,诸多无不与水有关。自古开掘大运河是南北航运的需要,而今的“南水北调”是以解决京都特大城市的饮水困难,过滤后的黄河水不好喝人所共知,只有信阳水才能沁出信阳毛尖的清香,以致郑州等地的茶楼自备信阳山泉水的现象。

我们工作在外地,逢年过节看望老人时小住几天,最怕的就是没有水。在中秋节前的晚上,女儿在梦中露出了笑容,她娘家的自来水终于白天来水了,一路上讲给爸爸、妈妈听,她的日有所思、夜有所想的奇遇,可一到她家还是老样子,闹得她一连几天接水到半夜才睡。她把洗手间里6个高矮不等的塑料桶,4个大小不一的洗漱盆都接满了水,厨房里的盆盆罐罐及电饭煲、高压锅都存满水,就连保温瓶盖也不放过。她说,多一滴水,就能少一份担子。为了节约水,一家人的大小便尽量憋着。小孩实在憋不住了,就到大街上方便了。平时盼水如此,